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七

段玉裁學

康王之誥第二十七　周書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僞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　釋文曰馬本從此已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正義曰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玉裁按僞孔自王出在應門已下爲康王之誥今不從

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

昭明于天下

釋文曰馬讀厎至齊絕句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石經于誤予玉裁按此王

堯惠補字之誤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

予一二伯父尙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漢書谷永傳永對上曰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

王室　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

心不離王室　荀彧傳彧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

不在王室注引尚書亦作無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喪反字並今文尚書也

古文尚書撰異卷二十八

段玉裁學

粊誓第二十八　周書

說文七篇米部曰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粊誓玉裁按各本作粜北聲玉篇廣韵引說文作粜皆誤也北聲在之咍職德部比聲在脂微皆灰部粊在至韵形誤作粜古無从米从北之字經典釋文五經文字皆不誤今訂正春秋定公十年左氏傳曰若其不具用秕稗也陸德明曰又作粃必履反玉裁謂粃卽粊之或體也周書有粊誓者卽衛包本之費誓也周官經雍氏禮記曾子問今本禮記誤改作費釋文可證鄭注皆作粊誓尚書大傳作鮮誓

史記作肸誓集解曰徐廣云肸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柒索隱曰尚書作粊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卽肸字異也玉裁按鮮音一讀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肸音近㪍許鄭從古文尚書作柒史記用今文尚書也據裴駰司馬貞則唐初尚書本作柒衞包用貞粊卽費鄉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字宋初陳鄂乃又改釋文之柒爲費王氏鳳喈曰柒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古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云費伯率師城郎後幷於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

誓之地卽柸此皆非也儀禮士喪禮記有柲鄭注古文柲爲粊此假粊爲柲也今刻儀禮粊譌作柴釋文粊音祕今說文兵媚切

又按肸鮮獮三字雙聲尚書大傳作鮮史記作肸今文也史記多從今文許君說文鄭君周禮禮記注作粊此古文也据史記集解云駰案尚書作粊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然則駰所謂尚書者卽孔本之尚書孔本經文及傳文皆作粊與許鄭本同明甚天寶三載衞包乃改爲費耳司馬貞索隱亦云尚書作粊誓粊地名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也今索隱單行本粊改爲費而震澤王氏所錄不誤又如宋世家曰涕索隱云尚書作圛

今震澤王氏所錄改爲尚書作驛而單行本不誤凡古書之當參伍㠯求其是如此陸氏尚書音義當有粊字音訓又經開寶中刪改矣粊果在東郊則非季氏之費邑王氏鳳喈辨甚確孔傳與正義皆無　說衛包益依小司馬陋說改之　五經文字米部曰粊周書篇名今文作費此大厤中謂天寶所改爲今文也　廣韵五至粊魯東郊地名此用孔傳益陸法言元文也可證孔傳不作費　玉篇米部粜鄙冀切惡米也此粊字之誤也後人不知更正而於部末補粜粊二字宋人所爲也

又按玉篇粜字或是顧野王所据說文如此後來乃誤爲粜也集韵之糒卽粜字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本作𨙸音徐玉裁按說文邑部𨙸邾下邑也魯東有𨙸城史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𨙸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𨙸竝音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𨙸者在魯東切近擊柝相聞故曰東郊不關邾魯之閒得有戎者如衛亦有戎州也齊世家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徐廣云其字從人陳氏邑索隱亦說以說文之𨙸則非也　又按前說非也劉氏明

言郐音徐然則徐之或體作郐耳徐州之戎說固不易

善敹乃甲胄

說文三篇攴部曰敹擇也从攴尞聲周書曰敹乃甲胄

玉裁按說文网部罙从网米聲或从卢作寀然則敹字

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

音義略相協

敿乃干

說文三篇攴部曰敿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敿乃干

無敢不弔

玉裁按弔䢔也䢔至也至織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礪者厲之俗字也唐初本當亦作砅於元應引砅砥者

丹知之

今惟淫舍牿牛馬

說文二篇牛部曰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牿牛馬玉裁按大徐本無淫舍二字李燾因之小徐本今惟淫牿牛馬無舍字韵會引小徐倂無淫字此非轉寫奪去即叔重當年筆誤也攷鄭注云施梏於牛馬之腳施訓經文之舍也孔傳云大放舍牿牢之牛馬大放舍訓經文淫舍也以今音讀之孔讀舍上聲鄭讀舍去聲舍置也此葢賈杜衛馬鄭本同然者或乃據脫去淫舍二字之說文以改周書此爲顛倒見

牿許叔重訓爲牛馬牢鄭君則讀爲桎梏之梏正義云鄭元以牿爲桎梏之梏謂鄭讀牿爲梏而易其字也牿字漢時蓋惟古文尚書有此字故說古文者或訓爲牛馬牢或讀爲桎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本作梏九家及說文作告未嘗作牿也鄭志泠剛問大畜注云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荅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故以足言之鄭意既梏之復敜擭敜弇庶可無傷牛馬

杜乃擭敜乃弇

釋文曰杜本又作敷　周禮雍氏注書柴誓曰敷乃擭敜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玉裁按正義云杜擭則賈氏公彥尚書亦作杜也　說文三篇攴部曰敜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穽　敜釋文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玉裁按念聲之字不當切乃結儀禮涅多訓塞故敜與涅同二字雙聲也

釋文云擭戶化反徐戶覈反按戶覈反音獲獲胡麥切在二十一麥宋時釋文譌作穫集韵乃於一屋曰擭胡谷切書杜乃擭徐邈讀其因誤不察如此

無敢傷牿牿之傷女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

按經文言無敢者六惟越逐作勿敢唐石經及注疏本皆然今坊閒集傳作無敢越逐者誤也

史記魯世家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玉裁按作振者葢今文尚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祗動咎繇暮日嚴祗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記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下曲禮臨諸侯畛於鬼神注云畛或作祗祗振語之轉

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

釋文云商徐音章按此舊音也仙民謂孔傳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厤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白虎通亦言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亾通

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今本白虎通章皆誤商後案因徐音釋商爲表明殊未憭匡謬正俗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爲章估有何義荅曰周書柴誓云我商賚女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商音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卽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今本匡謬正俗作費誓天寶已後所改也玉裁又按史漢貨殖傳皆云千章之楸木千章如淳曰舊將作大匠主材吏名章曹掾攷百官公卿表將作大匠屬官有東園主章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此皆謂能度材爲章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卽章度不讀尸羊切也集韵商諸良切度也尚書我商賚汝徐邈讀

無敢寇攘

惠氏定宇棟尚書鄭注十一卷嫁名於宋之王應麟今人多傳抄者其書不無小疵如此篇寇劫取也出詩蕩正義因其亾失曰攘博士讀曰裹出爾雅疏今按爾雅釋詁儴仍因也邢疏費誓曰無敢寇攘鄭注云因其亾失曰攘儴攘音義同施博士讀曰裹邢所引因其亾失曰攘此出詩蕩正義及史記魯世家集解其下則邢叔也而施博士讀曰裹卽尒疋釋文之施息羊反也施乾者陳博士爲爾雅音邢氏不欲徑用釋文而小變之又眛於漢人注書言讀爲讀曰者皆是易其字言讀如讀若者皆是擬其音此當言讀如裹不得言讀曰裹也彼

案龔惠之誤且曰博士讀者漢今文家博士也一似今文家作無敢冦襄者不可不辨

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徵徐戎

白虎通誅伐篇尚書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

玉裁按峙从止寺聲轉寫者易止爲山耳爾雅釋故峙具也亦同其義卽說文之偫字也孔云儲峙卽儲偫也說文食部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糧按所引與今本古文尚書不同而音義皆略同說文米部無粻字而詩大雅以峙其粻王制五十異粻爾雅釋言鄭箋注皆曰粻糧也大雅又云乃裹餱糧

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
惟築無敢不共女則有無餘刑非殺
共今各本作供衛包所改也釋文共音恭開寶中又改
大字作供此與召誥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逸惟正之
共同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
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徐廣曰一作鮮
一作獮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
逋逃勿敢越逐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
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

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魯王

叙按此篇葢大史公檃栝錄之

古文尙書撰異卷二十九

段玉裁學

吕刑第二十九　周書

惟吕命王享國百年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玉裁按此用今文尙書毋佚甫刑也以連老子邵公言之故曰傳稱後儒說穆王享國百年謂其壽數與仲任說異矣

耄荒

釋文曰耄本亦作薹玉裁按薹乃說文𦒱字之譌也

鄭注大司寇職曰書曰王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按
周禮釋文作旄宋本岳珂本同汲古閣刻注疏作耄而
羣經音辨曰秏老也音老書王秏荒正據此周禮注也
賈氏所據周禮音義作秏與今本異
說文目部眊字下曰虞書耄字从此玉裁按此語極可
疑虞書無耄字一疑也耄字不能從眊二疑也蓋从此
當作如此虞書當作周書呂刑耄荒或許所據本作眊
歟漢書刑法志正作眊荒又引周禮一曰幼弱二曰老
眊又武帝紀哀夫老眊平帝紀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
老眊然則眊之可以爲耄明矣此與虞書以絲爲丹朱
字一例若商書微子篇亦有耄字鄭孔皆訓耄亂則其

字可作旄旄與耄古通用也

樂記注書曰王耄荒凡兩見知旄耄皆可從

度作刑以詰四方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曰呂侯訓夏贖刑以詳審詰禁四方　周禮大司寇注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正義曰謂周穆王年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方

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㠯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惠氏棟尚書大傳書云鮮度作刑以詰四方丁小雅杰曰

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粊誓史記作肸大傳作鮮 句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惠氏
誤聯鮮度爲句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後漢書孝和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李注引書延
于平人無及字民作人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
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竝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
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疑所引用今文甫
刑而鴟作消

周禮司刑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倂引鄭注按宄作軌蓋鄭本然也春秋傳史記宄多作軌其無[illegible]義二字恐誤

奪攘

說文攴部曰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尙書大傳周傳曰降畔寇賊刼略敓攘矯虔者其刑死漢書武帝紀孟康注引尙書敓攘撟虔玉裁按大傳及孟康今文尙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尙書也然則古文今文本皆作敓敓奪古通用廣韻十三末敓字下曰古周書曰敓攘矯虔云古周書者謂天寶以前之周書也此蓋景德祥符閒重修廣韻之語　又按凡失去物謂之奪凡强取謂

之敓經傳中假奪爲敓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簡爛脫釋文音奪此假脫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言奪去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曰或遭寇賊敓斆此可證唐初尚書不作奪也

矯虔

周禮司刑鄭注作撟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玉裁按漢書武帝元狩六年詔曰撟虔吏因窫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撟虔韋昭曰凡稱詐爲撟強取爲虔唐初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撟擅也假詐也亦舉手也尚

書撟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刑撟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撟加誅無罪曰誣字從手今皆作矯也卷廿五又曰說文撟擅也擅稱上命曰撟字體從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撟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說文明云撟舉手也一曰擅也擅訓則專指僞稱上命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說皆與說文合自淺人以从矢爲撟詔正字師古用其說辨武帝紀云撟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小顏與元應同時六書之學乃遜於緇流若此觀元應所引僞仲虺之誥字作撟誣而今本作矯呂刑同是可知也況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字皆從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支部作矯恐

皆淺人所改也　又按僞孔傳亦曰撟稱上命而鄭注尙書乃云撟虔謂撓擾左傳虔劉我邊垂謂刼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玉裁按據禮記鄭注民有惡德卽泯泯棼棼以覆詛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卽罔有馨香之云也

墨子尙同中篇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

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玉裁按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緇衣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墨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岐誤也折製古通用虐爲殺則未聞

爰始淫爲刵劓

孔傳曰截人耳鼻正義曰刵截人耳劓截人鼻椓人陰黥割人面又曰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又曰鄭元云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鶚黥人面皆先刵後劓說文引周書刖劓斀黥刖當是刵之字誤則

古文尚書作刵劓甚明今本作劓刵恐是衛包改同康誥而釋文先劓後刵則恐是開寶中改從衛本也今更正

又按正義卷二引鄭本劓刵劅剠亦先劓後刵葢非始於衛包也

劅黥

今本劅作椓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劅爲椓陰衛叅謂劅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劅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劅字爲椓矣正義亦遭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正義卷二引鄭本尚書劓刵劅剠此篇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劅椓人陰黥割人面字

皆作劓是其證也其下文又引鄭注椓謂椓破陰劓亦改劓為椓矣集韵云斀或作椓古作劅此合說文解字及尚書新定釋文未改釋文為此語　玉篇云劅貞角切刑也此本諸尚書也　黥或作剠正義卷二引呂刑如此作

說文三篇攴部曰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玉裁按刖當為刵字之誤也許所據與鄭本同惟斀从攴不从刀為異

又按正義卷二曰膚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

多異夏侯等書句絶宅嵎夷爲宅禺今作嵎誤鐵昧谷曰柳谷

心腹腎腸曰優賢揚今作憂腎陽誤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

庶剠是鄭注不同也玉裁按刵劓劅剠四字古文尚書

也臏宮劓割頭庶剠七字此今文尚書也自閻氏百詩

以來皆昧於正義句法不審其脫去與字轉以臏宮劓

割頭庶剠爲鄭本古文尚書大誤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小雅正月箋云書曰越茲麗刑并制玉裁按明監[illegible]

本制作行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論衡寒溫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

湎湎紛紛亾秦之路赤衣比肩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
漢書敘傳湎湎紛紛亦用今文甫刑師古文尚書作泯
泯棼棼泯徐仙民晉民按韓詩載芟民民其麃常武民
民翼翼云民民衆皃徐音有自來矣棼棼者亂皃也春
秋傳治絲而棼之逸周書祭公解曰汝無泯泯芬芬按
芬與此棼同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
惟腥

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
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
凡古文尚書方字今文尚書多作旁

皇帝

困學紀聞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玉裁按伯厚未曉今文尚書名甫刑者無皇字古文尚書名呂刑者則有皇也此皇帝哀矜當亦同閻百詩氏曰盧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非皇字玉裁按盧氏說誤君帝即經文之皇帝以君釋皇也纘言之則當曰皇君也君帝帝堯也孔傳之體於訓故多省言之又盧氏之前經典釋文曰皇帝皇宜作君字意欲改經從傳亦屬誤會正義引釋詁皇君也得傳意矣今通志堂釋文刻本曰君帝君宜作皇字尤爲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論衡譴告篇周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言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語曰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

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
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
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
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玉裁按此三句墨子引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
上近江氏叔澐尙書集注據之移易經文又據正義云
鄭元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
之事皇帝淸問以下乃說堯事不言皇帝哀矜至鰥寡
無蓋則鄭本必同墨子玉裁謂果爾則釋文正義不應

無一字道及正義檃栝鄭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攈摭不同又不應據孟子改經也

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趙岐注孟子云甫刑曰帝淸問下民謂帝爲天也云天不能問民玉裁按此今文尚書甫刑也無皇字其有皇字者古文尚書吕刑也今本孟子注疏俗增皇字王伯厚困學紀聞引趙注及曲阜孔氏所刻孟子善本皆無皇字尚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吕刑道之曰皇帝淸問下民此可證古文吕刑有皇字三國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書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表記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玉裁按二字皆作威畏乎引亦如是此等皆唐以前不通訓詁者所爲與咎繇暮明畏明威正同表記釋文曰惟威讀者亦依尚書音畏則可知不始於衞包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釋文云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此謂馬鄭王本字作折而讀爲悊又單舉馬說以箸其義也僞孔傳云斷以法則如字　尚書大傳曰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漢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玉裁

按悊當作折班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悊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　潛夫論氏姓篇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　四八目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陶引書作制此正如論語魯讀折爲制也　玉裁按古文今文葢皆作折惟墨子作哲爲異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引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墨子尙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淸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殷於民殷一本作假王伯厚漢藝文志攷引墨子作假

上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帝令尙書問狀統對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王氏鳳喈曰僞孔本爰作士釋爲臯陶後漢書楊震傳震孫賜拜尙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

馬蓋齊之也遂囿解然則此經無皐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皐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皐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玉裁謂作爰作東者今文尙書也作士作中者古文尙書也未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王皐陶不在三后之數賜之所以恥也

以教祇德

白虎通三教篇尙書曰以教祇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不衍字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烏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

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已之推移陰陽

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玉裁按于民作乎人俾作假此今文尚書也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也吳才老書裨傳攷異引假我一曰玉海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今本誤俾我一日古文尚書假作俾而釋文云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僞孔傳俾我句絕楊賜假我一日爲句乖異不同如此

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云人實反一音曰當作越正義作子曰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鳳喈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按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念戒而不勤也孔本本作曰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日非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

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玉裁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八字作祗事不怠四字祗敬同義德怠聲同部也葢今文尚書之駁異如此僞古文祗勤于德夙夜不怠就祗事不怠演之

又按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則知祗事不怠槩括之語耳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緇衣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戴禮保傅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襄十三年左氏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曰吁來

釋文馬作于于於也玉裁按於音烏歎詞于訓於有兩義而音分焉詞助則衣魚切歎詞則哀都切今音如此分別古音不尒也　墨子尙賢下篇作於

有邦有土告爾詳刑

周禮大宰注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兩正義皆云詳審　漢書敘傳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

曰告爾詳刑　後漢書劉愷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冤存恤孤寡　王仲宣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　玉裁按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顏籀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蓋僞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徐改作祥如鳥讀爲烏後徑改作烏非也今更正　又按史記周本紀作祥者淺人所改也　尚書釋文當有分别孔鄭之語而開寶中刪之

邦史記作國凡今文尚書多作國凡古文尚書多作邦

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墨子尚賢下篇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玉裁按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冡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墨子說何度非及似近是王孔之注乃皮傳史記何居非其宜爲說何居非其宜此恐今文尚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

潛夫論本政篇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周書小開篇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此逸周書文也明注文盛刊本不誤而俗本妄改爲呂刑篇致有摭爲呂刑佚句者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史記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玉裁按作遭者今文尙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譴之史記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尙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憭

漢書王尊傳曰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尙書有此造獄事也按造獄事未知

見何篇姑記於此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

字周本紀作信以故訓字代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釋文曰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玉裁按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也此二者疵之最甚者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謂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閑也來求字異訓同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

誠其審核之兼采堯典呂刑二篇也克核古音同在第
一部葢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也克當爲核之
假借僞孔訓能非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歟乎有衆惟貌
有稽
說文十三篇糸部云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
有稽玉裁按緢之本訓爲旄絲旄牛尾絲也尚書本作
緢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
如周官經故書作其何人讀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讀
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尚書奇文異畫正
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衛書則多從安國已下

諸儒所讀孔傳雖僞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
惟貌有異解也近來株守說文者大略皆如說埘烝于
家爲私蠢服舍之比矣
周本紀惟訊有稽此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孔安國惟察
其貌之云如風馬牛不相及或謂說古文家何不讀爲
訊而讀爲貌也曰訊與緢音絕不類今文與古文或彼
此絕異史記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
以起其家非謂以伏生尚書讀之也謂以今字易其假
借之法故訓之理漢書作以今文字讀之學者可以無
惑矣
無僞不能具服天威

周本紀疑作疑此今文尚書之異具作共則故訓也具訓俱俱訓共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鋝十一各本無一今補銖二十五分銖各本無銖今補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俗本此下有以字小徐及六書故無二十兩爲三各本無三依東原先生補鋝又曰鍰亦各本無亦今補鋝也周書曰罰百鍰周小徐本誤虞

玉裁按今文尚書作率或作選或作饌古文尚書作鍰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徐廣曰率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孜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尚書大傳曰一

饌六兩率與選饌皆雙聲今刻尚書大傳作饌者誤也
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
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廿
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
鍰玉裁按此葢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作率古文尚書
作鍰今文尚書說率重六兩古文尚書說鍰重十一銖
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字其說皆異也古文家說鍰即
率者比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云貢逵說俗儒以
鋝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即大傳之一饌六兩也
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鍰此用今文尚書說說古
文尚書也馬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書說謂鍰即考工

記之鋝字馬注考工記曰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見尚書正義史記周本紀索隱此許謂鍰即鋝之所本也

釋文引說文鍰六鋝也向疑六字牘耳六書故引蜀本李易冰廣說文曰鍰六鋝也又知古本有如此者葢六乃亦字之誤謂尚書之鍰亦即考工記之鋝也

又說文北方二十兩爲三鋝北方上當有一曰二字此別一義也

鄭君尚書注云鍰六兩也此見釋文而集鄭注者皆不採其故以釋文下文有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俗儒謂歐陽夏侯也謂鄭必不用俗儒說而不知馬鄭王注書之用歐陽夏侯說者多矣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

出鐵三百七十五斤卽六兩之說

釋文云爾雅說鍰六兩者謂小爾雅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按以考工記之鋝古文尚書之鍰聯合爲一此出於馬季長於此可證小爾雅之僞

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鋝當是鍰之誤賈逵說古文尚書語也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按馬云鍰卽鋝故引周官以明歐陽夏侯六兩說是也鄭司農注冶氏云鋝讀如刷如字俗本作爲字誤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按鋝率選鍰四字雙聲則鍰讀書還切而爲一字但季長始爲是說前此未嘗爾也

小顏注蕭望之傳云選字本作鋝鋝卽鍰也其重十一銖廿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按張敞自用今文家六兩說不當兼用古文家十一銖有零說爲之注且選字本作鋝鋝卽鍰也此乃依馬融說牽合非漢書本作鋝也

馬注蓋兼用古今二說故釋文兼引之

戴先生說鋝當爲六兩鍰當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見制字當作鋝說詳考工記圖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惟倍周本紀作倍灑此今文尚書之異也灑當讀如釃酒之釃卽倍簁也徐廣曰灑一作蓰五倍曰蓰玉裁按

五倍曰蓰此本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蓰孟子之倍蓰
史記之倍灑三字同在支歌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
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注直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
於十而曰五倍肊說也史記劓臏二項蓋本皆作倍灑
與古文異後人於臏改從古文作墨而劓則仍其舊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凡古文尚書剕字今文尚書作臏史記周本紀臏辟疑
赦臏罰之屬五百尚書大傳虞夏傳唐虞象刑墨者劓
者臏者犯大辟者周傳甫刑其刑臏其刑宮其刑劓其
刑墨其刑死漢書刑法志髕罰之屬五百白虎通臏辟
之屬五百公羊疏引元命包臏辟之屬五百攷周禮司

剕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駁異義云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亦見公羊疏鄭云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剕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𨁈云跀也刖說文作跀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臏與剕異制剕與刖制同而異字耳鄭云臯陶改臏爲剕謂改其制云周改剕爲刖謂改其名但臯陶既改臏爲剕夏刑用之不識今文尚書何以作臏字蓋賓聲非聲相關通如玭蠙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閒誤作臏字失其實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六百周本紀作五百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
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
之屬三千
周本紀剕作臏　漢書刑法志穆王命甫侯度時作刑
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白
虎通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
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玉裁按班用
今文尚書作臏與史記漢書同俗本作剕辟者淺人以

古文尙書改之也觀上文皆作臏可識下文臏者脫其臏也俗本亦改爲剕者朱文游吳槎客所藏小字本皆不誤　公羊春秋襄廿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玉裁按此與今文尙書合　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正義曰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呂刑剕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玉裁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尙書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剕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

耳與駁異義不符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爾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徐廣曰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

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

曰甫刑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

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劉愷曰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章

懷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

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玉裁按愷所用

今文尚書也以篆字隸多爲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

此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荀卿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後漢書應劭傳駁陳忠潛尹次史玉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荀卿王制篇曰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王伯厚藝文志攷證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

非死侯極于病侯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侯之見殺
果喪其田侯田為韵大戴禮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
於民遠於侯民侯為韵左氏春秋侯夫公羊作年夫此
葢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冏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徐幹中論賞罰篇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不可以
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
非在中察辭於差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
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
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　玉裁按矜鰥古同音互

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應劭曰哲智也　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引尙書哀矜折獄明啓刑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折獄是僞孔本固作矜傳釋矜爲敬而衞包因依傳改經耳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烏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蓋當作公詩天保靈臺傳

案蘇七月箋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執宮公定本誤作
宮功此功字蓋亦公之追改者

報以庶尤

說文三篇言部曰訧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訧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報以
庶訧今未檢得出何書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
在于天下王曰烏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
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監于茲詳刑

詳刑見前

魏三體石經遺字見於洛陽蘇望氏所刻洪景伯隸續所載者名曰左傳實有尚書五刑惟瀍罰非死其差人兩并實在命天皆呂刑之文也刑作刲者古文叚借亂作𤔔兩作㒳死作𣦵皆見說文實作保差作𢀩則未詳